

花落何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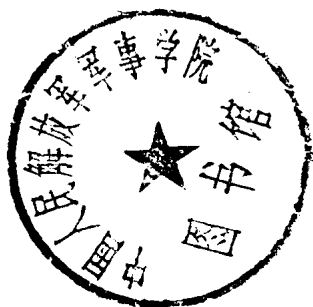
胡万春著

群众出版社



花 落 何 处

胡万春 著



群 众 出 版 社

一九八三年·北京

花 落 何 处

胡 万 春 著

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京安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3.25印张 66千字

1983年2月第1版 1983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10067·271 定价：0.26元

印数：000001—113000册

内 容 提 要

这部中篇小说，主要围绕着一对青年男女在恋爱过程中发生的不幸事件，从而展开了一系列的情节描写。书中主人公赵伟民持刀伤害了自己的恋人——李秀兰，被捕判刑，受到了法律的制裁。经过法庭调查，终于把靠整人、害人起家的赵伟民的父亲——赵云伯，押上了审判台，使他们之间消除了误会。书中从侧面也描写了另外一对青年男女，陆雅琴和莫金生纯洁的爱情故事。

小说文笔细腻，语言流畅，人物形象各具特点，反映了当代青年人生活的一个侧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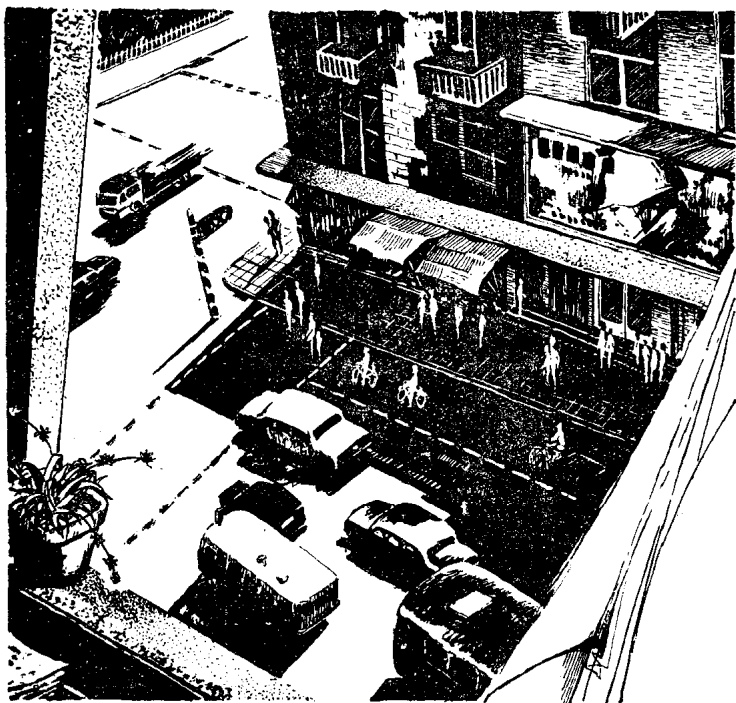
为什么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也会出现犯罪？同志！不要有什么怀疑，太阳也有黑子，可它给全人类带来了光明。但是，人类还是在研究，太阳为什么会出现黑子？……

——摘自我一九七九年四月三日《札记》

当黄昏降临东海之滨这座繁华的大城市的时候，在H市中心一条热闹的马路上有一辆公安局的小型警车急驰而过。听到警车尖厉的叫声，行人们都有一种触目惊心的感觉。有人会很自然地想到：“啊！什么地方又有人犯罪了。”随着警车的叫声远去、消失，人们的心境仍然回复到平静。车辆在马路上正常地行驶，行人们照例在缓缓地行走，似乎在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发生过什么值得惊讶的事件。

但是，警车的鸣叫声却惊动了—一个名叫于世清的报社政法记者。那时，他正在五楼编辑部的办公室里处理群众来信。他是一个目光冷漠的人，这是因为他采访过许多刑事案件，血淋淋的事物见得太多，感情上不容易激动了。何况，他已年近五旬，头发微灰，已是阅历颇深，具有一定生活经验的人了。

于世清的写字台紧靠窗台，写字台上的台历正翻在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三日这一页上。窗台上的一盆兰花已经绽出



朵朵小花，喷吐出一阵一阵清新的幽香。突然一阵疾风吹来，有一朵兰花竟被吹折，花朵儿随风吹出窗外，在高空中飘呀飘的，飘向黄昏街头的车流人河，真不知花落何处去啊！也就在这时，街上传来尖厉的警车的叫声，于世清看到一辆警车在急驰着。迷茫的世事也会有巧合，那朵小小的兰花飘呀飘的，似乎飘到那辆暂时被拥挤的车辆堵住的警车上去了。于世清不免有点惋惜之情了。

警车的鸣叫声远去了，于世清的神情也淡漠了。一会儿，报社政法部的部主任急匆匆地走进他的办公室来，这才惊动了于世清。部主任说：“刚才我接到了一个姓张的通讯员打来的电话，一件十分奇怪的刑事案件发生了。”

于世清注视着部主任的脸，似乎问：“为什么奇怪？”

“是奇怪的刑事案件。”部主任说，“作案的地点是在电车站，被凶手伤害的是个十分漂亮的女同志，而且还是全国三八红旗手。据那位姓张的通讯员说，凶手是个青年男同志，是个技术员、市级先进生产者、共产党员。这简直叫人莫名其妙，怎么会好人杀好人？这不是很奇怪吗？”

于世清的眼睛瞪大了，情绪有点兴奋了。

“老于！我看你应该去采访一下，可以先写个情况上报。”部主任郑重地说，“你最好能挖掘一下，不仅仅是弄清案情真相，而且能找出发生这类案情的原因。”

“好吧！”于世清欣然同意了。

部主任把一张纸条递给了他，说：“喏！这是作案的现场地址，区公安局刑警已经出发了。你坐轿车去，也许还能看到现场状况。”

就这样，于世清匆匆下楼，出去采访了。

当轿车在闹市区急驰时，于世清注视着车窗外一幢新建的漂亮的大楼，大楼的窗户象蜂窝似的密密麻麻，这使他想起了自己在五七干校养蜂场所看到的蜂窝，在蜂窝中也有蜜蜂打架，甚至将一只蜜蜂杀死了。不知怎的，他笑了，这种笑是很难觉察的，只是嘴角牵动了一下而已。他在想：“奇怪！蜜蜂的社会难道也有社会问题？也许……它们也有道德观念与法律准则吧？”他的笑，就是这么来的。总之，他近年来相当注意探索犯罪心理学。

一会儿，轿车已开到了现场——那个电车站。人群围住了现场，还停着一辆白色的救护车和一辆草绿色的警车。于世清走下轿车，挤进人墙，救护人员正抬着血淋淋的被害人的担架推进救护车，砰地关上车门。车站旁的水泥地上，留有一滩鲜红的血。救护车咕哩咕哩地叫着走了。于世清向刑警出示了记者证，探问现场情况。

一个背着照相机与闪光灯的刑警说：“现场已拍了照片，三个小时以后就能看到了。”

另一名刑警正与一个作案时在现场的证人谈话，这个证人是个三十四、五岁的工人，身穿一件新的、左胸袋上印有“东风塑料制品加工厂”红字的工作服。当于世清走向证人时，他们的谈话已经结束。证人向于世清作了自我介绍：“我姓张，刚才就是我向区公安局报案并向你报政法部打电话的，我是你报的通讯员。”于是这位张师傅又向于世清重复讲了一遍作案时的情况。张师傅说，被害人叫李秀兰，是东风塑料制品加工厂塑料薄膜制品车间的生产副主任，今天她下班以后到这里电车站等车的。当时，张师傅也在等车。正当李秀兰打开手提包找什么东西的时候，突然有个青年男子从

自己腋下夹着的一本刊物中抽出一把明晃晃的刀子，蹿上来朝李秀兰头上脸上连砍三刀，李秀兰伸手遮挡一下，当场受伤倒地。当时，张师傅托住了这个青年的手，抢下了他行凶的刀，但这个青年一转身骑上一辆早已放在电线杆旁的自行车逃跑了。张师傅马上追去，大喊：“抓住他，抓住他！”有五、六个人一起去追捕这个凶手。但这个凶手将自行车在三百三十三弄的弄口一扔，逃进弄堂去了。原来这条弄堂四通八达，大家追进弄堂，不见了凶手的人影。就这样，结果让凶手逃走了。

“这个凶手我认识。”张师傅以肯定的语气说，“今年以来，他常常到车站来等李秀兰。有一次李秀兰还向我作了介绍，说他叫赵伟民，是石油化工厂的技术员，还是个共产党员、市级先进生产者。唉！今天的事真可怕！”

于世清又问：“这个人为什么要杀害李秀兰呢？”

“不知道，我只发觉李秀兰对这个叫赵伟民的人很冷淡，请他以后不要来等她。”张师傅摇着头说。

停在路旁的警车里是有无线电话的，这时刑警与分局通了话，分局通知他们说，出人意料，凶手已到分局投案自首，他们可以到凶手住处去侦查一下。于是警车就开走了。

于世清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，就请张师傅陪同一起到东风塑料制品加工厂党委去。他们来到党委办公室，天已经黑了。党委办公室门口围着许多工人，纷纷打听李秀兰的情况。党委副书记老陈正向群众解释，表示党委并不了解内情，请大家好好回工作岗位，不要影响生产。好说歹说总算把群众劝说回去，老陈这才接待于世清。

老陈从写字台抽屉里拿出一张三寸的照片递给于世清，

说：“这是李秀兰同志评上全国三八红旗手时的照片。”

说真的，从照片上看，李秀兰确实是一个很漂亮的姑娘，瓜子脸上有两条细细的秀眉，眼睛晶莹明亮，鼻梁挺拔，她让于世清想起了某一位电影女演员。于世清将照片还给老陈，问：“她今年多大了？”

“二十九岁。一九六九年，她回无锡郊区春光公社河西大队插队落户的。她在农村表现也很好，曾担任大队团支部书记。一九七五年，她是根据照顾‘独苗’回城安排工作的，就此进了本厂。进厂后，她表现也很好，粉碎‘四人帮’以后即被吸收入党。她积极搞技术革新，实现了塑料食品袋生产机械化半自动化，被评上了先进生产者，后来又被评上了全国三八红旗手。”老陈说到这儿，十分惋惜，摇着头，“说真的，李秀兰为人正派，说话谨慎，思想进步。自从她担任我厂塑料薄膜制品加工车间副主任后，生产抓得也较好，很受群众的赞扬。这么好的女同志，可惜……唉！”

于世清冷静地问：“在案发之前有没有什么迹象？”

老陈说：“从去年下半年开始，常有一个男青年在车站等她，只听说她对他很冷淡。后来才知道，这个青年名叫赵伟民，是石油化工厂的技术员。他通过组织与我厂党委联系，声称李秀兰是他的未婚妻，说女方忘恩负义，企图撕毁婚约，要求我们做女方的工作。但是李秀兰不同意男方对她的反映，说她主要是与男方感情上有距离，所以不愿与他保持关系。我们知道，婚约是没有法律上的约束力的，女方不愿与男方保持婚约是完全允许的，也是合法的。党委当然不能勉强女方，强人所难，因此我们回绝了男方的要求。谁知事情会发展到如此糟糕的地步。”

“婚约在法律上是没有约束力的，这一点男方也不会不知道，那么他为什么要强人所难呢？”于世清试探着问，“我在想，这里边会不会有其他的原因呢？”

“我看是不会的。”张师傅马上说，“有一次我在电车站看到赵伟民在等李秀兰，李秀兰很有礼貌地说：‘伟民同志！请你以后不要再来等我了。你应该明白，勉强的婚姻是不会幸福的。’赵伟民并没有提到别的事情啊！”

老陈却说：“这也很难说，不过我们倒是没有发现过别的迹象，赵伟民的组织上也没有提到过别的事情。”

于世清问：“李秀兰什么时候认识赵伟民的？”

老陈说：“不知道，因为李秀兰是从不谈个人私事的。”

“那就这样吧！”于世清合上笔记本站了起来。

“不过我听说李秀兰有一个表妹，名叫陆雅琴，过去她俩是在一起插队落户的。”张师傅又补充说，“你如果要了解李秀兰过去的情况，可以去找陆雅琴谈谈。陆雅琴现在在新声无线电厂工作，听说也是一个党员同志。”

“好吧！谢谢你们提供的情况。”于世清告辞走了。

春夜的风是清凉的，可是于世清的脑子里却一片模糊，他怎么也无法解答部主任提出的问题：怎么会好人杀好人？他思考着向区公安局的方向走去。

晚上八点，于世清来到区公安局，看到了作案现场的照片：李秀兰身穿呢子短大衣，双手捧着头颅倒在电车站的水泥地上，左边脸颊血肉模糊，身上也有血迹。据侦查人员说，被害人李秀兰经医院紧急抢救，并未造成死亡，这就有利于进一步搞清案情。

在看守人员陪同下，于世清在拘留所观察了犯人。坐在监房水泥地上的犯人赵伟民，原来是个眉清目秀、三十二岁的青年，看上去文质彬彬，那里象个杀人放火的坏人呢？赵伟民那张悲伤的脸上，浓眉大眼高鼻梁，可以说是一个漂亮的青年男子。他上身穿黑色油亮的羊皮茄克衫，下身是毛料西裤，脚下是黑皮鞋。他那呆滞的目光，一直注视着地面，似乎在深深地后悔了。说真的，看到他的让人感到善良的眼睛，是会叫人迷惑不解的：他为什么要行凶伤人？

当于世清走出区公安局大门，已是晚上八点三刻了。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春夜清新的空气，感到夜是这么美好。一对对恋人喁喁而谈，在人行道上漫步。于世清想，在这美好的春夜，又有谁会想到生活中居然会发生令人痛心的悲剧呢？他想，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，不管怎么样，我国的刑事犯罪案件与资本主义国家相比，从数量上来说是远比他们少的。但就我国本国的情况来说，自从林彪、“四人帮”所造成的十年浩劫以后，刑事犯罪的案件比“史无前例”的运动之前是有所增加了。这是因为我国解放以后所建树起来的良好社会风气被林彪、“四人帮”毒化了。于世清那双有经验的眼睛可以作出判断，被害人李秀兰不象是坏人，就是赵伟民在行凶杀人之前，也不象是个坏人。当然，生活不象我们有些戏剧、电影所表现的那样简单，坏人都是歪戴帽子、满脸横肉，好人都是眉清目秀、英俊漂亮，谁是坏人，谁是好人，连小孩子也一眼可以看出。生活是复杂的，不象一加一等于二那样简单。于世清深深地感到，特别是对于人，要透视出心灵的秘密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他有一个愿望，那就是希望通过这件特殊的刑事案件的剖析，来研究人的犯

罪心理。他感到自己是一个政法记者，在这方面的探索可能给予政府在维持社会安定团结方面有所启示。但是，他对案情及犯人的了解还是皮毛，对他们的心灵了解还是一个谜。怎么才能解开这个谜呢？

二

人类如果没有探索心理，人类就不会有所发现和有所进步。于世清是以探索心理采访这件案子的。

四月一日下午，于世清来到了石油化工厂的党委。石油化工厂是个大企业，那林立的铁塔似的分离罐、炼油塔以及错综复杂的管道、厂房，显得十分宏伟。从党委办公室的大楼上往下看，那油罐就象放在蒸笼里的馒头似的整齐地排列着。远方，两万吨级的油轮停靠在码头上。

“啊！记者同志，请坐。”接待于世清的组织科长姓王，是个三十七、八岁的身材瘦小的小个儿。

于世清在他亮闪闪的金属写字台前坐下了。

“真可惜啊！小赵会变成凶杀犯，完全出乎我们意料之外！要是你了解他的话，你一定会说他是一个热心四化的好青年。”王科长感叹地说，“他大学毕业以后，就分配在我厂。他是学电子自控专业的，学业成绩十分优良。我们厂建厂时，因为塑料分厂的设备是进口的，需要有一批能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的技术干部来管理，所以我们派赵伟民到西德实习了两年。他从国外回来，就在塑料分厂担任电子自控方面的专职技术员。他工作踏实，埋头苦干，工作上的成绩

是显著的。一九七八年，他被吸收为中共党员，并被评上了市级先进生产者。本来我们打算最近提升他为工程师。唉！怎么说呢？他在一个女人身上栽了一个大跟斗。你知道，培养一个技术人材是多么不容易啊！”

于世清也有同感：“是啊！太可惜了。”

“据赵伟民本人对我说，他是在一九七七年二月认识李秀兰的。当时，赵伟民刚从西德实习回来，还带回来一架蔡司高级照相机。一次，他受新婚的同学的邀请，带着照相机去参加婚礼。那正是春节，是年初二。在婚宴上，他遇见了陆雅琴与李秀兰表姐妹俩。当时，他一下子就注意到李秀兰的目光在自己身上流连，因此也注意起李秀兰来了。他立即被李秀兰所吸引，他感到她是那样美丽，一举一动又是那样地楚楚动人。婚宴以后，当赵伟民为新婚夫妇拍好照片时，陆雅琴请他为她自己和她表姐李秀兰也照几张，他答应了。他为她俩每人都拍了两张，她们也把各自的通讯地址告诉了他，希望他将照片洗印好后寄给她们。后来，他就将她们的照片寄给了她们，对李秀兰的照片，他放大时私自多放了一张，留作纪念。他空余时在宿舍里常常拿出这张照片来看，百看不厌，越看越爱上她了。”

王科长喝了一口茶，皱着眉，似乎在努力回忆赵伟民曾告诉过他的话，他停了停，又说：“大概过了一星期，小赵突然接到了李秀兰写来的信。信里大意是说，她收到了照片，说是照片拍得实在太好了。她表示真不知怎么感谢他才好。她在信中说，她知道他是个大学生，又出国实习过，是个搞电子自控方面的专门人材。她说她简直是抬着头来看他，他是那么高，而她自己是怎么低，才疏学浅，自愧不

如。她说她最近正在搞塑料薄膜食品袋生产的机械化自动化，对电子自控的知识实在太少，困难重重。她在信中问他，能不能收她这个小学生？为她上上课，帮助她将技术革新搞成功？等等。小赵读完这封信，兴奋得心头别别乱跳，流出了欢喜的眼泪。他从李秀兰的信中感到了两点，一是李秀兰十分谦虚，二是李秀兰为祖国实现四化搞革新不愧是个有作为的女同志。李秀兰给他的印象实在太好了。于是他马上给李秀兰写了回信，表示他对她的谦虚和献身四化的精神十分敬佩，表示他一定为她搞四化而尽力。就从这开始，小赵与李秀兰有了直接的往来，他每星期抽出三天业余时间去为李秀兰上电子技术课，帮助她设计塑料薄膜食品袋加工机械化自动化，替她制图，替她草拟方案。于是，李秀兰的革新方案一个又一个地实现了，使她评上了市级先进生产者。”

于世清听了王科长的话，不觉说：“这么看来，他们之间的爱情完全是建立在共同的革命事业基础上的，这可以说是爱情生活中的模范，我看不出任何不正常的地方。”

“是的，我也看不出。”王科长不觉微微地笑着，拉开抽屉，拿出两封信放在对方面前，说：“他们在共同的事业基础上建立了感情，于是自然地有了爱情。喏！这是小赵交给我看的他们之间的两封信。当时，小赵所以把这两封信交给我看，目的是为了请求组织上帮他去做女方的工作，证明他们之间过去确是有感情的，是诚挚的。”

于世清拿起信来看，一封是李秀兰写给赵伟民的，文字很秀丽；另一封是赵伟民给李秀兰回信的底稿，文字比较了草，可能正式抄写过的信件是不会这么龙飞凤舞的。李秀兰

的信写得有感情，也很含蓄：

伟民：

你一定很清楚，我是一个才疏学浅的笨女子。可是我在你的帮助下，居然也能为四化出一点力了。每当我站在机器旁边看着自动剪切薄膜塑料时，我就会自然地想到这是在你的帮助下实现的革新。于是，你的面影就会自然地出现在我的脑际。我很感激你，可是我找不到感激你的字句。说得不好，你会责怪我，说我尽说废话，不说吧，我实在过意不去。你看我，有多么笨？原谅你的小妹妹吧，也许不说比说还要好。

我在昨天晚上上床睡后，不知怎么的，就是睡不好。没办法，我只得找一本书来读。这本书叫《谈天说地》，其中有一篇文章是谈男女间的感情的，有一句话说“这真是落花有意”，然后来个“啊！”我记得“落花有意”这一句的后面好象还有一句相呼应的，现在有了上句，就是没有下句。下句是什么呢？我想来想去想不出，你能告诉我吗？

从“落花有意”这一句，我也就想到了自己。可叹我已虚度二十七岁，少女时期快要结束，然而……唉！这个“然而”，如果我这个人还能算一朵花的话（当然是极难看的花），真不知将来花落何处哩！也许成了明日黄花，无人理睬！于是我想到，要是我有你那样的一个哥哥，那该多么好？既能帮助我，又能痛惜我这个小妹妹。可惜，我没有福气。

你看，我一下子写了那么多的废话，浪费你的时间

